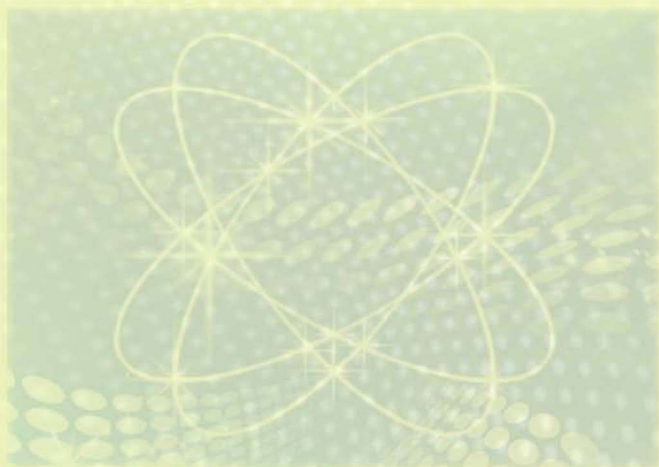


海上花列传

韩邦庆 著



叙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依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诙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闕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花也怜依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例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上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要勿）”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着口音眼、嘎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问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间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问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

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问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前言

《海上花列传》共六十四回，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原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实为清末韩邦庆所作。

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其父韩宗文曾任刑部主事，素负文誉。韩邦庆幼年随父居住京师，后南归考取秀才，但屡次考举人不第。曾任幕僚，终因性格不合而至上海为《申报》馆撰述文稿。189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而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就在《海上奇书》上连载。当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问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问者所喜，故销路平平”（颠公《懒窝随笔》）。刊物先是半月一期，后改月刊，每期刊《海上花列传》两回，每回配精美插图两幅；坚持了八个月，共出十五期，终于停刊。此后，小说仍继续创作，在刊物停办后的十个月左右完成全书。小说出版不久，韩邦庆病逝，年仅三十九岁。另著有《太仙漫稿》十二篇，采用《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但不落前人窠臼，声明“征实者十一，构虚者十之九”（《太仙漫稿·例言》），说“鬼”而不信鬼，见出时代风气的转移。

据清末民初的资料记载，韩邦庆为人淡于功名，潇洒绝俗。虽然家境寒素而从不视钱如命；弹琴赋诗，自恰自得；尤其擅长围棋，与好友揪抨对坐，气宇闲雅，一派名士风度。唯少年时即染上鸦片瘾，又耽迷女色，出入沪上青楼，将所得笔资尽情挥霍，虽然因此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却为他的小说撰述创造了条件。

上海开埠以后，华界和租界为牟利而不禁声色，致使妓院或变相的妓院林立，民风颓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燮就以一百零八首《沁园春》词描写上海妓院，名为《苦海航乐府》，在暴露妓院黑

暗的同时，警醒世人。这种宗旨和形式，便成为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而真正写出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当首推《海上花列传》。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他曾精辟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说：“《海上花列传》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洒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二十八回以后）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日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这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取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近，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小说之主要情节线索，已大备于此。据作者的跋语称，六十四回以后的“腹稿”已成，但终未成文。

据清末民初人称，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而将真实姓名隐去，如齐韵叟为沈仲该，史天然为李木斋，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苏，黎鸿篆为胡雪岩，小柳儿为杨猴子，等等；唯不为赵朴斋讳。据说赵朴斋系作者朋友，发达时曾借钱给作者，久而厌弃，故作者写小说以讥之。尽管作者在《例言》中开宗明义即声明“所载人名事实

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而上述传闻仍不胜而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曾驳其虚妄，但如传闻不虚，则此书又开后来的“黑幕小说”风气之先矣！

小说虽为妓女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近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例言》。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妓女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夜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既不美化妓女，像在此之前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那样把妓院写成“唯妓女能识落魄才子，唯才子能识风尘佳人”的理想国，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像后此的“狭邪小说”那样以揭露妓家之丑恶为目的，“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近于无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是以平静自然的笔调，平和冲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人生，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叙来。这一艺术风格可见出《红楼梦》的影响。例如，沈小红的泼辣蛮横，水性杨花；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舒适而又年轻幼稚；李漱芳对陶玉甫的真心相爱；雏妓李流芳的天真无暇和一片憨态；黄翠凤的刚烈、干练和狡诈；周双玉的骄盈和果敢；陆秀宝的放荡；姚文君的英武：均各具特征，呼之欲出。其他如嫖客、老鸨、相帮、娘姨、大姐各色人等之性格，均各各有别。在小说《例言》中作者写道：“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日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日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日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三条中有两条涉及人物的塑造，可见作者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视塑造人物为小说成败

的关键，因此，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与作者在理论上对小说特征的正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在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作者也客观地描绘了清末上海滩的世态人生的一个侧面：一批用钱买了花翎顶戴的老爷、少爷和腰缠万贯的纨绔子弟，躺在妓女的怀抱里，一边抽鸦片，一面等官做。他们挥金如土，在“千金买笑”的同时又常常“千金买恼”甚至“千金买罪”受。而那些老鸨、妓女却放出手腕，玩之于股掌之上，“斩客”毫不手软，动辄数千上万；而那些封建旧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作艳诗，尽管作者对他们的“高雅”和“风流”多有溢美，而令读者感受到的仍是一股庸俗、腐朽、没落之气。从此我们不难发现，晚清皇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命运正从这些上流社会的老爷们身上体现出来，而作者在客观描写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据《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记载：“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问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此语颇可见韩邦庆艺术上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他之前，小说《何典》已用吴语方言，但它是用吴语方言作典故；而《海上花列传》则是人物的对话全部用吴语。这一尝试，增加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使人物的对话以及对话时活生生的表情、神态，跃然纸上；在懂得吴语的读者读来，真是如闻其声，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闭目一想，冥然心会，其效果又是其他书面语所难以达到的。然而，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唯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不尽解也”（《谭瀛室笔记》），因此，此后虽有《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一批吴语方言小说的崛起，

从而打破了官话和北京方言一统小说舞台的局面，终因后继乏人而堰旗息鼓。

小说的结构也颇具特色。作者自称，全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问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所谓“穿插藏问”之法，就是将小说的几段情节在时间上同时发展，而在叙述时分拆开来。这段情节尚未叙完，那段情节又已开始，“劈空而来，使读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例言》）。作者通过用“穿插藏闪”之法处理情节布局，达到了环环相扣、悬念迭起的效果，从而解决了报刊“连载小说”如何吸引住读者的一个难题，给后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全本系石印本，题名“花也怜侬海上花列传”。作序的时间是“光绪甲午（1894）孟春”。全书出版后，各种缩印复制本以《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绘图海上花列传》等名目问世。据《晚清戏曲小说目》称，清末至少有六种缩印复制版本。至于以后的排印本，则错误较多。此次标点，即以全书初印本为底本，原书明显错别字则径改，不出校记。

标点者限于水平，错误不当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觉园 愚谷

1994年2月

目 录

叙		
例 言		
前 言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1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1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9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9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17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17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25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25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33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33
第六回	养囚鱼戏言微善教..... 41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41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49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49
第八回	蓄深心动留红线盒..... 57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57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65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65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73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73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81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81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89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89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97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97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105	105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113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搨便宜	121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129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137
	补双台阜财能解温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淡洽	145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谵言	153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159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167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未背后言	175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183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191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199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207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215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223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	231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239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247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255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263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271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279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287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295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303
	羨陬喁渔艇斗湖塘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311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319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327
	急鸽难陶云甫临丧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335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343
	征贪黠挟制价千金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351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359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367
	雪香祥占男子吉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375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383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391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399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405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413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箠整纲常	421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彷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424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胥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432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440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448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456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464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472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480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488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脚猛踢窝心脚	496
跋		504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

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没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禽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离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

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簇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蟋蟀、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屏，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称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来。

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跣”地

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在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口宛）！”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口宛），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

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份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口。”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

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啾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女每）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

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口。”朴斋道：“为仔无（女每）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啾屋里做啥口？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

阿曾受茶？”朴斋说：“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千仔住来噪客栈里，无拨照应（口宛）。”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保。”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

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